

這一次日的蘇糾紛

李聖五

七月十七日日本抗議俄兵侵入「偽滿」的消息，在各報端上不重要的地位登載出來，當時毫不值得使人注意。不料第二天的報紙上就滿載着遠東風雲緊急的消息，同時西歐方面捷克動員的謠傳，也足以引人驚異，以後捷克動員的謠傳是漸漸熄滅了，但是日俄關係瀕於絕境的消息，一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繼續不斷的傳播。

這一次日蘇糾紛，最足以使人感動的就是與以往的糾紛不同，以往多發動於日本，而這一次好像是蘇俄挑釁。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在「偽滿」的侵略行爲，簡直是得寸進尺，蘇聯在「偽滿」自帝俄時代繼承下來的權利，甚至於中俄合辦的事業，自日本侵入「偽滿」不到一兩年的工夫，就都給搶光了，以後接着就是蘇「偽」邊境的糾紛，短短四五年的期間，這種糾紛足足發生了四百餘次，都了不了之，變成了日蘇的懸案，回溯那一次糾紛不是日本向蘇聯挑釁，那一件案子不足以構成嚴重局面，但是蘇聯都隱忍下去了。這一次的糾紛發動於蘇聯，而且這種事實，日本的宣傳機關首先予以承認，這不能不使我們狂喜，更不能不使我們熱烈的期待。這并不是幸災樂禍，乃是正義觀念的發動，也是同情心思的感應，這些年來暴日以中蘇兩國作她的敵國，現在一

面展開對於我國的侵略戰，一面仍然不斷的對於蘇聯加以威脅，這種好戰成性，夜郎自大的蠻橫國家，祇有各國聯合起來加快的打倒她。這一次日的蘇糾紛，果如報端所傳，我們認爲是蘇聯出兵的一線希望，至於日蘇兩國國力的衡量，以至於戰爭條件的是否具備，我們在這種熱烈期待的情緒下面，自然是不暇追問的。

時間是很快的過去了，到了七月二十六日報端登載着日蘇爭執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以後的消息更是日趨平淡了，這不能不使我們萬分失望，在冷清失望的空氣裏，把各種報紙及各電訊社關於這一次日蘇糾紛的紀載，通閱一遍，我們發現了莫斯科與東京所發出的消息，完全相反，莫斯科方面一再伸說這一次糾紛與以往歷次的糾紛并無差別，而東京方面就盡力宣揚日蘇情勢危急，莫斯科方面極表鎮靜，而東京方面就危言聳聽，力表緊張。而且新聞傳播的數量，東京也佔了上峯，平均每十條新聞由莫斯科發出的僅有一二條。例如關於軍隊移動的消息，在七月十八日東京發出的就有下列五條：

(一)蘇俄飛機飛越「偽滿」偵察。

(二)蘇俄軍艦已在波濤灣集中，在爭執區域附近已有蘇俄機械

化部隊開到。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五卷 第十六號 這一次の日蘇紛糾

一八

(三)蘇俄增兵邊境。

(四)據莫斯科報告，西伯利亞東部宣佈爲非常時期。

(五)斯達林將駐遠東紅軍總司令加倫將軍召回詢問遠東紅軍密探部長勞士哥夫逃往日本事件，聞加倫被召與遠東紅軍有極大關係。

二十一日東京發出的軍事新聞，更加嚴重了：

(一)蘇俄軍隊十萬集中於海參崴，四十萬集中於貝加爾湖一帶，四百架飛機亦集中於海參崴。

(二)蘇俄集重兵於張高峯，蘇空軍已甚活動，軍艦四艘駛入波賽灣。

轉觀莫斯科方面發出的消息怎樣呢？牠非但沒有什麼軍隊移動的報告，而且態度很冷靜，但是冷靜之中嚴守着蘇俄合理合法的立場。

七月十七日莫斯科電訊就否認蘇俄軍人越境，同月二十一日東京方面正在盡力宣傳大批俄軍動員，而莫斯科電訊卻謂蘇俄政府對於蘇

「偽」邊境事件并不重視，認爲係邊境模糊所致。二十日東京消息盛傳日本軍部態度強硬，故日蘇衝突或終有爆發之可能，次日繼續傳播

蘇俄軍事動員的新聞，但是到了第三天，蘇俄外交當局用很簡單的兩句話就答覆了日本那種虛張聲勢的態度，他一面宣佈日蘇「偽」邊境安謐，一面聲明如果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應由日本負其全責。

蘇俄這種鎮定的處置，很明顯的昭告給世人，蘇俄沒有侵略日本的意念，而且從反面證明日本的擴大宣傳，是虛張聲勢，捏造事實。不過這種宣傳的煙幕，常常足以掩蔽人們的耳目，常常足以使人失掉理智作用，尤其是身受日軍壓迫的我國，更要因此發出種種的幻想。至於日蘇兩國不致爆發戰爭的客觀事項早就擺列在我們眼前了，日本遇到我國的堅強抵抗，她不敢再多樹敵國，也是顯而易見了，所以日外相宇垣就職不久就聲明改善日蘇關係。蘇俄方面呢？「人不我犯，我不犯人」是她革命以來一貫的政策，所以人都說蘇俄的國防政策是防禦的，不是進攻的，不過自她加入了國際聯盟，締結了蘇捷互助協定以後，她這種政策就發生了動搖，結果對內引起了不少的傾軋，對外碰到很多的挫折，因此於最近一年來，她在國際舞台上很少活動，對於這種進攻的國防政策表現出退縮的神色，最近數月中她眼看着她的互助對手國捷克再三感受德國的威脅，而忽然無所表示，莫斯科真理報反將捷克安危的責任推諉在英法身上，就足以表現她對於改變政策的結果，如何懷喪。

日蘇兩國的關係，向來是日本立在侵略地位，蘇俄幾次同她商量締結互不侵犯協定，日本總是嚴詞峻拒，蘇俄在「偽滿」的屢屢讓步，前面已經說過了。蘇俄對於暴日抱着這樣容忍的態度，莫非是怯懦恐懼嗎？表面上也許可以這樣說，但是骨子裏還是政策問題，目前的世界依然操持在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蘇俄的觀感，

雖不像十數年前，視若洪水猛獸，但是依然對她有所戒備。國際間足以危害和平的種子向來散佈在弱小國家，受蘇聯支配的第三國際的勢力，卻在弱小國家特別雄厚，這些弱小國家的一部份人民受到第三國際的薰陶，早把國家民族等觀念棄如敝屣，專心一意的煽動輿論，企圖達到世界混亂的局面。西班牙的戰局，捷克的汲汲不安，以至於中歐若干小國家的是非多端，都是直接間接有這種勢力的發動。這種勢力循着蘇俄國防政策由防禦改爲進攻，澎漲的愈加迅速，因爲弱小國家平時受到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投向第三國際的懷中是很自然的趨勢，再加上蘇聯具備了攻守的力量，弱小國家更可以仰仗她的保護。可惜改變以後的蘇聯國防政策，非但未能發揮十足的效能，而且呈顯出矛盾的現象。

113791

一九三五年她是加入國際聯盟了保護弱小民族是國際聯盟任務的一端，意阿戰爭及中日戰爭等，國聯都未能盡到保護的職責，現在國聯變成了無足爲能的軀殼，這雖與蘇俄加入不發生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國聯在這個時期衰弱下去，不能不算是蘇俄遇到的一個挫折。西班牙戰爭，誰都知道蘇俄立在政府軍的背後，政府軍的慘敗，給世界各國一個很惡劣的印象。法國的人民陣線，在一年以前鬧得如何的熱烈，人們都說法國的左傾勢力不久可以籠罩全國了，但是轉瞬之間，人民陣線就銷聲匿跡，這於其他國家左傾勢力的消長，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俄捷互助協定，因爲法國左傾勢力的崩潰，德意勢力的猛進，也

有漸漸被人漠視的徵兆。日本是中俄共同的敵人，八一三抗戰開始之初，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經我國五六年的猶豫，終究是毅然簽訂了，單單互不侵犯協定無助於我國的抗戰，所以人人希望互不侵犯協定是互助協定的先聲，到現在纔知道已有的俄捷互助協定纔等於鷄肋，中俄互助協定的希望，只好等於迷夢了。這一切的事實，都足以說明蘇俄改變國防政策的慘敗，蘇俄自身的矛盾，與資本主義國家周旋的失利，以至於在國際舞台上聲勢的墜落，這不能不使我們既惋惜又痛心！

在這種情勢下面蘇聯當然不急需對日開戰，何況她肅軍清黨的動作，已經連續不斷的鬧了三年，至今還沒停頓，被裁判被槍決的人包括着擔任國防任務的主要人物，以至外交大員及黨中元老等這般人的罪名由背叛國家，宣洩秘密於敵國，以至於破壞國家工業，無所不包的。這些案情果屬實在，蘇聯現政府的不穩，就可以想見大概，所以英美的政論家早就說蘇聯主戰派志在藉戰爭推翻現政府的政權。而今政治警察與紅軍的衝突，集體農場制的召致不滿，工廠工人的拖欠工資，都足以增進內部的不安。（參閱 Philip E. Mosely: Recent Soviet Trials and Politics）這些事實，尤足以說明蘇俄不急於對外作戰，再加上她在西方的勁敵——德國，正在躍躍欲試，更可證明蘇俄不利於作戰。

蘇俄既然不利於對外作戰，莫非日本有同時侵略中俄兩國的野心嗎？證諸我國長期抗戰所加給敵國的打擊，她在經濟上所發現的危

113792

敵國軍隊厭戰的表示，都足以促使着敵國反悔畏懼，她在對華戰爭中已經失掉了一等強國的地位，已經消耗淨盡對俄戰爭的能力，她對這一次日蘇糾紛，所以極力宣傳蘇俄越境，蘇俄調動軍隊，日蘇戰爭不能避免等，無非表示她賊人膽寒。而對於我國認為可以受她的謠言蠱惑，這合在京滬戰爭劇烈之時，盡力宣傳外蒙出兵，是同一樣的伎倆，敵人每以吾國上下輕信謠言，（參閱稻田周之助著政治心理學）認為

多製造些謠言，足以減損我們抗戰的信念，這真是心勞日拙，徒見其卑污罷了！

雖然日蘇衝突的宣傳，至今還未停止，但是日蘇戰爭的客觀條件，絕不具備，假定日蘇果將由於這一次糾紛發生戰爭，那祇能說是意外，意外的事變，是誰也不能推斷的。

七月二十九日

日本的紙荒

日本節約消費，限制用紙，近益變本加厲，現對各文化事業之用紙，限制甚嚴，預備至少須減少百分之二十。大致如下：

- (一) 新聞用紙減少百分之三十，縮短篇幅，節減廣告。
- (二) 雜誌用紙減少百分之三十，減少頁數，縮小頁邊空白地位，限制出特大號與增刊。
- (三) 娛樂雜誌應極端加以限制。
- (四) 小學國定教科書一律減印百分之二十，盡量使用舊書。
- (五) 中學教科書禁止濫印，各中學應採用文部省編纂之「標準教科書」。
- (六) 一般書籍禁止無限制出版，並須減低紙質，與減少頁數。
- (七) 各學校圖書會，校友會，文藝會等會報，應極力減少篇幅。
- (八) 筆記簿等一律節省使用。

紙與文化有密切關係，所以連常替軍部說話的室伏高信，也禁不住要嘆文化的沒落，他在讀賣新聞上曾撰「紙與文化」一文，說紙荒就是「文化荒」，限制紙張，就是限制文化。這可以使國家總力無從發揚，結果是國民萎縮，天才麻痺，國家活力喪失，因此他的結論是：「擁護文化，即須擁護用紙。」